

四朝聞見錄

丙丁

呂

卷一

詩經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四朝聞見錄丙集

龍泉葉紹翁撰

褒贈伊川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亦孰從而求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蹙無所爲而死其禍賊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

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
帷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內以
其所已爲逆其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而無疑
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世乃竊借
其名以爲身售外示恬默中實躁競外示質魯中實姦
滑遂使士聞見而疾之是重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
以延閣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
彼也尙其靈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先是工部
侍郎韓肖胄嘗密啟上追褒元祐諸臣乃有是詔中興

本末作八月家傳贈告作九月贈典當是八月至九月
誥下爾是月癸未秦檜相矣紹翁竊考當時程俱林通
爲中書舍人當草制詞然其詞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
年四月聖旨伊川程頤紹明道學爲世儒宗雖屢褒崇
而世祿弗及未足以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尙書省訪求
其後特與錄用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尙書
省旋據池州所申故侍講程頤直下兩位子孫具到宗
枝圖內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係
伊川頤嫡長孫合議指揮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

不理選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
供錢內月支錢二十貫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赴部銓
量得旨源補迪功郎自是銓中除二令監丞矣初源實
往來於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誥詞云敕鄉貢進士程頤
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巖穴以
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
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尙謹
處哉嘉定庚辰徐公僑爲江東倉跋前後二制詞曰右
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誥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

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閒去中興首明黨議而先生
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劓諸石先生之道雖不
行於時此抑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東陽徐

某謹書紹翁竊疑元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

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

西京國子監原注按官制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蓋

中書舍人黃震一作王震所草黃非知伊川者紹翁又詳慶

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侂冑始專政欲以黨去天下之

正人必詆以僞學雖劉德秀從與爲是說然僞之一字

已見於紹興制詞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僞
詆先生云

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開禧間慈明陰贊寧皇誅韓
侂冑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涇史彌遠其一以
授張鑑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俱未發獨象祖亟授
殿巖夏震震初聞欲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
也震當效死翌日震遂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

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牆用鐵鞭中韓陰乃死

原注韓
裏軟纏

故難

地名磨刀坑鎡始預史議誅韓史以韓爲大臣且

近戚未有以處張謂史曰殺之足矣史退而謂錢衛曰

鎡真將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鎡齎伐自言史昌言於朝

臣子當爲之事何爲言功遂諷言者貶鎡於雪自是不

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筆付三省韓侂

冑已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

人防護不許疎失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

本漢制云震以御筆建爲巨閣刻之樂石命其屬爲之

記初時御筆皆侂冑矯爲及是皆慈明所書發武排韓

車語以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韓倉忙曰御筆我所爲

也行至玉津許鄭發以節度使鄭不從又曰我當出北

關門

原注韓第在於湖州

如何出候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

何得無禮大臣鄭叱以國賊而鞭之歸報震震直趨省

中時錢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覺起而問之曰

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誦言韓已誅陳作而再拜

錢且辭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許之後衛涇

又以同謀誅韓忌史史故黜涇事在甲集鎡後以旨放

還因史變法又欲謀史故貶置象臺先是有告御批

之謀於韓者韓荅以當以死報國及告之者甚苦

原注告者

卽周均

侂冑始與自強謀自強薦林行可爲諫議大夫欲

於誅韓日上殿一網盡掃象祖以下出國門韓居中應之幸韓不得入內若韓用私人小車徑自和寧門入弑

發必不覺則謀韓者螯粉矣然誅韓之計甚疎王大受

趙汝談皆預始謀至書所欲施行之事於掌

一有記字幸不

敗爾敗則慈明景憲殆哉時寧皇聞韓出玉津園亟用箋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箋泣且對上以他要廢我與兒子又以殺兩國百萬生靈若欲追回他我

請先死寧皇收淚而止慈明遂箋云

逆曦僞服印

開禧逆曦旣誅僞內史安公丙函其首與僞服宮號來上以首付棘寺僞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庫時吳鋼爲倅吏胥未以入庫急持來示紹翁亦因以識其物袍僞黃領擬赭袍僭赭領擬黃宮號用黃絹折角爲四文曰出入殿門金授以印鑄用今文曰蜀王之印僅如今文思院給降式曦自鑄塗金印文云蜀國制敕之印

萬弩營

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鎮江癸未戌泗
州甲申與敵鬪皆有功

原注水心錢表臣墓誌

來子儀

來子儀與周洪道實布衣交洪道旣爲樞使子儀入都
訪洪道洪道館於嘉會門外表忠觀欲因閒薦之於上
特奏假

原注大臣出門訪親舊必奏

上問以爲何洪道奏上以訪子

儀上首肯不復問子儀爲誰洪道與子儀置酒極歡道
故舊外示以近詩子儀盡卷則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
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然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

四庫全書
晚位樞府浸以不逮於昔人以爲向來自是徐師川詩
後來自是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真

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
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亟請致其仕上改容而許
之

寧皇進藥

寧皇每命尙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醫
家初無的見以衆藥嘗試人之疾寧皇知其然王大受

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病雖數證亦只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

原注王克明事出水心先生爲墓銘

秦檜待金使

紹興金國使持盟書要玉輅以載百官朝服迎於麗正檜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輅雖不用金使必欲百官迎拜檜許之翌日命省吏雜以緋紫迎拜於麗正班如儀金使造庭訝百官已立班上旣受書畢百官呵殿綴金使以出金使見向之緋紫諸吏猶立於門始悟秦計又使人至庭必欲上興躬下殿受書左

右相顧莫敢孰何時王沐在班內起而語使曰爾實有書無書使遂出書示之沐奪書而進使計屈歸其國以生事被誅云紹翁據勾龍如淵退朝錄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召王倫入責以取書事旣晚倫見金使于館以二策動之金使皇恐遂許明日上詔宰職就館見金使受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檜未有以處給事中樓炤舉諒陰三年之說以語檜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卽館受書以歸金始知朝廷有人紹翁嘗疑省吏及奪書一節得於所聞未敢遽載如淵之論

有據甚明若就館授書則省吏與奪書之說真齊東云
真文忠公謚議

紹翁甲集載真文忠謚事後以呈示紫微程公許公惠
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錄二帙併沐示教記載詳博事得
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靖
逸抱才蓄學含章退處著書以待來世當於古人中求
之聞見錄所記西山謚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爲
博士所訂文忠二字實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僚商訂累
日而後敢落筆間有一二公以爲太過然予此謚者上